



刘梦溪 著

中国 现代学术要略

(修订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刘梦溪 著

中国 现代学术要略

(修订版)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 / 刘梦溪著. — 修订版.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7

ISBN 978-7-108-05918-5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6304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张 睿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阮元

修订版题叙

二十年前，我用前后七年的时间，主持编纂了一套大书，选录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精要之作，凡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有的单独为卷，有的几家合编，一九九七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现已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是非得失姑且不论，对我个人而言，主要是熟悉了二十世纪学术的知识谱系，对那一时期的学术流变和典范性人物，有了真切的了解。《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就是为那套大书写的总序。

没想到区区一序，引出很多故事。一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中华读书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此序，在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二是经李泽厚兄提议，在我家举行了一次学术恳谈会，李慎之、戴逸、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余敦康等学界重镇悉皆与会，讨论得有趣而热烈。三是李慎之先生在恳谈会后，写了一篇

与我讨论的文章。四是接着又有不赞同李先生的文章，以及既与李先生商榷又与我商榷的文章出现。十年之后，即二〇〇六年，我对这篇总序作了一次增补，篇幅有很大扩充，够一本专著的规模了，于是便在二〇〇八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仍以《中华读书报》刊载时的原题《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书名。李先生的文章和邓小平先生与之商榷的文章，以及那次珍贵的恳谈会的纪要，附载于书的后面，并加写了一篇万余言的后记，具道总序的写作经过和相关的后续故事的原委。

如今距《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初版问世，又过去整整十年，参加那次恳谈的师友，李慎之、汤一介、庞朴三位已经作古，抚今追昔，不禁为之泫然而叹。三联主人希望此书能够再版，借此机会，对全书重新作了一次校勘，改正了若干舛误，内容和引用资料均有增补和修订。原书附件，除了恳谈纪要，其余皆略而不存，而另补入三篇题义更加紧要相关的文字，作为这次修订版的附录。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这本叙论简要、近乎一气呵成的学术史专著的，内中的胜义和独得，我也感到有些许自珍。感谢老友董总秀玉的关照，感谢初版和此次再版的责编张荷女士的辛劳，她对此书的重视与尽责，比我犹且过之。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记于东塾

目次

修订版题叙	1
第一章 学术与学术思想	1
第二章 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	13
第三章 多元并立的中国传统学术	40
第四章 域外思想的引进与学术变迁	52
第五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甲骨学和敦煌学	72
第六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经今古文学的互动	92
第七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史学与哲学	108

第八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新儒学和新佛学·····	133
第九章	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	145
第十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与繁盛·····	155
第十一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	167
第十二章	追寻学术史具有恒在意义的价值·····	183
初版后记	·····	193
附录四篇	·····	222
附录一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学术恳谈纪要·····	222
附录二	文化托命和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242
附录三	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莫立·····	273
附录四	中国现代学人的独标与秀出·····	316

第一章 学术与学术思想

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特点；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对学术思想不可简单以功利计。

二十一世纪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纪呢？谁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但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时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

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一九一一年，梁启超（1873~1929）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① 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② 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

严复（1854~1921）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

① 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第二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第12页。

② 同上。

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① 严复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1883~1967）则又云：“大凡学术有个根原，得其根原才可以得其条理；得其条理才可以得其统类。然后原始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昭然不惑，秩然不乱，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备。”^② 马先生强调的是学术的根源、条理、统类，因此研究学术必须“原始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而且马一浮先生对学术有一基本假设，即认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而“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③。如果学者只是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识，不知向内求自心之义理”^④，就是不能明体。所谓“体”，就是自心本具之义理。换言之，须先行“立身”，尔后才能“立国”。这是马一浮的学术主张，属于中国学术的向内体究的

① 《〈原富〉按语》第58节，《严复集》（王拭主编）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85页。

② 马一浮：《说忠信笃敬》，《宜山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同上书，第56页。

一派，对启解中国学术的思想流变来说，不愧是明体达用的典要之见。

中国古代还经常讲道术，如《庄子·天下篇》：“道术将为天下裂。”贾谊（前200～前168）《新书·道术篇》：“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①也视“道”和“术”为体和用的关系。“道”标志着学问的方向。学各有别，学中之道是相通的。章学诚（1738～1801）尝言：“学者，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②他由此抽绎出治中国学问的三要素，即义理、考据、词章。此三者，最重要的是义理，即学者必须有思想。戴东原对三者的态度，前后有变。早年视考据第一，义理第二，词章第三。晚年则改为义理第一，考据第二，词章第三。戴氏的态度，足使后世学者为学而思过半矣。

但对一个学人来说，比这三者更重要的是为学的目的。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写道：

① 贾谊：《新书·道术》，参见《新书校注》卷第八，中华书局，2000年《新编诸子集成》版，第302页。

② 章学诚：《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35页。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①

严复所要求的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是为对春秋士风的批评。盖春秋时期之为士者，惶惶而为天下谋，所致力不在学问本身。严复之论议，是想返回孔子所倡导的为学古道，即重建“为己之学”。因此他认为诗词书法一类传统文士人皆能详的技能，不过是一种工具，也就是“术”。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的学者必不取此种为学的态度。

“为人”之学自降学术为工具，是不自由的，所以不能达之于道。中国传统学术，既讲学，又讲术，又讲道。道

① 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严复集》第2册，第275页。

这个概念，讲起来很麻烦。“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话，一言九鼎。《庄子·人间世》也说：“唯道集虚。”现代一点的说法，倘若撇开历史上各家各派赋予道的特殊意涵，不妨可以看作是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理性认知，甚至也可以包括未经理性分疏的个体精神的穿透性感悟。学中之道，兼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因此做学问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

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理性认知的思想结晶。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①可以视马先生之论是给学术思想下的一个极为精要的定义。主要是建构系统的思想，同时还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创性的品格。既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精华，并具有形上之学的特点，这才是学术思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原道》引《易·系辞》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②学术思想的特征，应该是“即器以明道”。据

① 马一浮：《对毕业诸生讲词》，《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0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章学诚遗书》卷二，第11页。

说元朝时，罗马教皇曾把欧西之“七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但介绍之书后来已不传，直至明末方有随耶教而来的数学和历学为中土所采用。王国维（1877~1927）由此得一结论：“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①可见形下之学与我们所说的学术思想亦尚有别。

一个民族或一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在社会习俗方面，第二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社会习俗固然影响学术思想，同时有赖于学术思想对社会习俗加以提升。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具雅量通怀的包容性和迈越天人的超越精神。早在周秦时代，自觉的学术思想就产生了。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沿革，学术思想越来越走向成熟，就中经过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不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4页。

同的学术发展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都有作为阶段性标志的学术思想。

当中国社会由晚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与变乱固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学术思想。于是我们知道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管子、公孙龙子，这些闪光的名字成了我们民族智慧的象征，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他们创造的学说，影响到后代，影响到世界。他们给一个民族带来的骄傲以及其学说所具有的永久的魅力是不可替代的。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繁盛，又出现一批新的大师巨子。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马融、郑玄这些名字，稍涉历史文化者，无不翘首以观。而魏晋南北朝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时代，更造就了一批格调全新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先锋。陶渊明、王弼、何晏、嵇康、向秀、郭象、范缜等是此一时代的弄潮儿。而当历史的挂历翻到唐宋和明朝这一页的时候，又一批思想巨子的名字映入我们的眼帘：孔颖达、韩愈、刘知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司马光、郑樵、沈括、李卓吾、王阳明、王廷相、方以智、王船山，他们继先哲之遗绪，发潜德之幽光，使中国的学术思想进入了更加辉煌的时期。宋朝的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或有不能令人满意处，但学术

思想多支并秀，堪称传统吾国文化的最高峰。试想，如果没有了宋明理学和宋代的史学，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甚或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将呈现怎样的缺憾呢？

这说明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性。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顺世而生，自不待言。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她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但我們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不仅如此，她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正如章学诚所说：“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①相反，学术思想是引导风尚的，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

梁启超曾经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欲觐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②不独中国，欧洲亦复如是。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感遇篇》，《章学诚遗书》卷二，第53页。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七，第1页。